

其劫宗藏宋琬於玩縷力主核古哀吸許及
 禁臣禁渠燒蛇沼反
 反騫夫軋垣都礼噫烏界辟山諸丑呂歎蘇
 蚊蝗下直恭反蠢黃蝎反竭腋精反
 頸居郢奏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呪術靈驗之二 感應緣略引八驗

前周葛由 晉釋耆域 晉竺法印 宋釋寶意
 晉竺法印 宋釋杯度 宋釋玄暢 雜俗幻術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
 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
 之上綏山綏山在峨眉西南高無極也隨之
 者不復還皆得神道故里論曰得綏山一桃
 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見按
 晉洛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涼華戎靡

有常所而倣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
 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
 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
 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
 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席弭耳掉尾域以手
 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以
 舊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距
 踞戛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
 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
 衆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玄冕
 羽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
 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
 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
 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着瓦下又云宮成
 之後尋被害焉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
 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攀屈不能
 起行城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瘥不因取淨水
 一盃揚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水文

而祝曰此者三因以手掘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間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曰積年矣域即向樹祝如祝永文法樹尋華發芙蓉榮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祝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屋

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泣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近亂辯還天竺洛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令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願留一言以爲永識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旣集域昇高座說偈云 守口攝身意 慎莫犯衆惡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絕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致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

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日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來相酬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達域於沫沙中計見已行九千餘里旣還西國

不知所終晉鄴中有竺佛叡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講名師西域咸稱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咒能俊使鬼物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正略家

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祝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現於上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廻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知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裏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園九祀下其水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

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勑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出諸道士覽往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預記萌地難可具述盡勒登位已後事澄弥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誠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号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為勒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祝之須臾能起有須平復由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

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傾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

之日和尚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勑魏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時澄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觀澄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亦不識乎佐愕然愧懾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遂有二

子在襄國澄語遂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遂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後晉軍出淮泗龍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日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諫虎曰王過去廿經為大商主至剡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為主豈非福耶壘場軍役國之常耳何為怨於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寃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

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宣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慾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盡澄尚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其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蓮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又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灾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遺驗幽州云人曰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

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畱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恆公

壁
朱林六十
六

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齊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畱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乃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鄰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鎖穿宣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宮屬三

百餘人皆輶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駿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灾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逃夫道重行全德貴無忘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遠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在佛理奉法無惄興

聖宋林六十

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定於臨漳西柴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染閔慕位弑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灾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腹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政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

竺康居不遠數万之路足涉流沙請澄受訓
 樊河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開河聽澄
 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
 鄫九百餘理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
 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
 有數百前後門徒幾逾一万所歷州郡興立
 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
 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染閔墓
鑿朱林六十一
 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
 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不見屍後慕容
 拏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齒其辭意謂石
 虎爲崇迺慕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強

不毀搘蹠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
 殿成而爲汝兒所置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
 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而葬
 之麻襦所麻襦者即是魏縣涿民莫識其族
 恒著麻襦布裳在市乞匱似狂而是賢人言
 同澄公極爲交密初見虎共語了無異言唯

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後苻堅征鄴搘子暉
 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寶先夢虎之驗也曰
 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墳既知塚
 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
 或言佛面磴或言佛面橙或言佛面澄皆取
 胡音之不同耳晉沙門竺法印者晉太元
 中稱爲佳流甚見知遇安北將軍大原王文
 度友而親之嘗共論說死生報應茫昧難明
 爲當許其理耳未能審其實也因爲納誓死
 而有知果見罪福者當相報告也印後居會
 誓經年而卒王在都弗之知也忽見印來王
 驚喜相慰勞問印云貧道以其時病死罪福

不虛應若影嚮檀越宜勤修道德以昇濟神
 明既有前約故詣相報言訖忽不復見王自此後乃勤信向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寶意
 宋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
 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亦号三歲常
 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香塗

掌亦見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
許常在宋前忽有人竊之意取笙席一領空
卷祝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惻
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
有釋杯度者不知俗姓名字是何常乘木杯
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
卓越世莫能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
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
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
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掉輕疾如飛俄而度岸
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繚縷殆不
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而洗浴
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
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
待之後欲往瓜洲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
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
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
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

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
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
曰四天王李家子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
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
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
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一月日供養度不甚持齋
飲酒啖肉至於辛贍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
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衮州刺史遣使邀之
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
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林後還李家復得二
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
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宿不返乃合
境聞有異香疑之乃恠處處覓度乃見在北
巖下鋪販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腳後皆
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
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
乃共開棺唯見韓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
登朱林六十一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

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蓋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覩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萬許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襯施廻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後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菱者度手抒返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闖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隱行至松江乃仰蓋

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法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於窻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怯吒在路上見張奴欣然而笑怯吒曰吾東見蔡純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寶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吳蒼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怯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慈薰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 悠悠世土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

朱禁卷十一

十一

思形浮沫羈影遄電累質聲華夢鬼章弁視
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
曲蘂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隣崖飲沫慧定計
昭妙真日宴慈悲有增深想無勸言竟各
去尔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
共之南岳不及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
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
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
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
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
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
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然在膝前其父子
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寺視餘
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
等但不敢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
磨之二弟都還云彼度已移靈鷲寺其家度
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
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惻其然遂絕

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祝時度
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
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
時爲黃門侍郎在廩患病痢遣信請度度祝竟
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
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
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
後諧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
度既至一祝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
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
三年九月諧入東留一万錢物寄諧請爲
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
朱林六十一十三

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鄴之覆舟山至四年
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
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
語云莫憂衆師尋來相看答云度練已死何
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
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社僧哀者住在南

崗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祝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爲祝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怛之祝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其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絕迹傾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宋蜀齊后山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

朱林六十一
十三
望

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盧虐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遊代郡上谷東跨太行經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慈葉虜騎追逐將及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馬

不能得前有傾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後遷憇荊州止長沙寺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跡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瞻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庵弟子法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青單衣遙山一帀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

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三日創功覆匱前冬至此訪承余日正是陞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大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略有周之地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

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贊一篇以露愚抱贊曰峨峨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宇地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刹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後至齊

鑒

朱林六十一

十四

武昇位司徒文宣王勅令沉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右梁高僧傳出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頽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俟有白米爲鼠所盜仍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群鼠俱到呪之曰

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履因仰頭微吟雙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盃向口即掩鼻不脫仍啓顙謝過著地不舉求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俟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右此一驗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棒選勇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棒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者乃有一萬計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禪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後魏書曰悅殷國貞君九年遣使朝

鑒

朱林六十一

十五

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崔鴻國春秋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嚼火秘幻奇伎西京雜記曰麴道龍善爲化術說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禦虎立興雲霧坐成山河 晉永嘉中有天竺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續勸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段合將祝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一體也時人多疑以爲幻乃陰試之乃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餌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

口中因就爇取以繫則火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觀之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披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

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擔擔人其恠之慮是狂人便語云自可余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荅云若見許政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恠下擔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旣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餚餚豐腆亦辦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一歲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寃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

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貨財巨万而性慳惜語擔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龜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乏

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日其公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徃守請之其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餉百窮者乃當得出旣作其父母自在床上幽明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

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束帶入火中草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疑之爲江州同王當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坐驚駭異苑曰高陽新城叟民晉咸寧中爲淫祠姪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鑒輒見所置

署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翕習收而斬之異苑曰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辟遙徹腹內而令不痛治人風頭流血滂沱噓之便斷創。又即劔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呪蚊蟲悉死於側

至十三年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鎖極爲重複少日已失所在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人也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穆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陽死目陷虫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齶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域有葉以爲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坐因時而作殖菑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雋白麾天興雲霧盡地成河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延聖益推拱書

壁一

墳_{徒古反} 瘵_{弋主反} 蝕_{胡國反} 靖_{上革離呂詣反} 塼_{宜觀反}反轢_{戶關反} 磬_{都鄧反} 圖_{市緣反} 榮_{培步項反} 潤_{潦郎到反}遄_{市緣反} 貲_{郎移反} 吻_{立智反} 奶_{薄交反} 威_{昌叔反} 畏_{戶圭反}

平江府吳江縣范隅鄉仙仁里石湖居住奉

佛貢補進士莫師旦同姪登仕郎汝楫謹發心施財恭入

磧砂寺大藏經坊刊法苑珠林板第六十一卷計捌千陸百伍十
字每字五十文舊會總計肆伯參拾貳佰文所集

功德用伸資薦

祖考妣宋故莫公十五庶君徐氏三五孺人潘氏三乙孺人

莫公百念六迪功超昇淨界

寶祐元年正月日補進士莫師旦汝楫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壁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祭祠篇第六十九此有三部 占相第七十

述意部 獻佛部

祭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
儒別義遐迩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

佛處遠邦有心捐弃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摸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克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東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後有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曲或立形村足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萬億所遵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遁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桓遂造乃聖乃賢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與此獲安者矣 獻佛部第二

問曰如七月十五日聖教令造佛盆獻供於此日中復多人客來知此物出何賓擬答曰